





三朝北盟會編卷之六十四

朝散大夫充荆湖北路安撫司叅議官賜緋魚袋臣徐夢莘編集

靖康中帙三十九

起靖康元年十一月十九日庚辰盡十五年丙戌

十九日庚辰康王至相州

康王發自濬州至相州是日粘罕遣鐵騎四百自懷州來邀截奉使車騎津人告以過河累日矣又遊騎追躡於後逢巡檢任永吉告之如津人云乃回

中大夫直龍圖閣汪伯彥知相州主管真定府路安撫司公事馬步軍都總管



三朝北盟會編 卷之六十四 二  
緣金人人馬駐劄濬州衛縣直相州縣之西南不百里  
王實經由伯彥領兵出迎護王入城宿於州治正衙相  
人戴盆焚香遮道相慶胥願王留宿伯彥以相人願欲  
乃詣王稟白幹離不已於十四日由大名府魏縣李固  
渡過河恐不得追願大王暫留審議國計王曰受命北  
去不敢止於中道王雲耿延禧高世則等謂曰兼程前  
去渡河曲僅可及詰朝遂行

開封揭榜清野指揮更不施行

是日也京師既已戒嚴內外驚擾近城居民流離遷徙  
不絕於道軍人保甲乘時作亂劫掠財寶焚燒屋宇有

城外搬入居民聽就寺觀居止忽有人自河陽來報稱  
折彥質潰兵渡河卻非金人朝廷聞之喜乃令開封府  
揭榜示眾曰前日北來兵係折彥質潰散人兵已招安  
訖所有清野指揮更不施行城外居民各令歸業是時  
粘罕已渡河數日風傳與斥堠皆得其實而廟堂諸公  
幸其無事堅壁清野在今日正不可緩不應輒罷仍乞  
以在城兵盡屯城外以待寇至使無緣遽犯城壁書付  
樞密院大臣沮難更不行是夜三日斥堠馬綱還報賊  
馬已渡河猶未全信再遣使臣劉嗣將兵騎三百出封  
邱門遠探



二十日辛巳康王至磁州

康王發相州欲到磁州顧謂耿延禧曰陛辭日皇帝云宗澤在磁州以萬五千人披城下寨次第奏剿除邇已進修撰卿至可看宗澤下寨次第奏來今日可見矣至磁州城下六七里宗澤及羣僚迎謁道左王問澤下寨并道上語澤云請假歸瀚濯虜騎至則點集王顧澤左右笑知澤妄言矣磁州城外望見百餘人執兵文身青紗爲衣以傘遮馬繡其鞍韉如市里小兒迎鬼神之狀者王顧怪之磁人謂應王出迎康王耳應王者磁人所事崔府君封嘉應侯者頃刻馬相就有吏呼應王揖者

澤請王舉鞭答之又呼曰應王請康王行馬入至府舍正寢猶未進食吏持謁入云應王參見澤已於正殿設兩位具賓主儀澤懇王曰應王靈邦人聽之如慈父母焉願大王信之勿疑王不得已戎服而出吏揖應王就位二廟吏緋衣其一手相持各一手平展外向若擁應王之狀既云就坐茶湯如常禮吏贊應王不肯就廳上馬澤前請應王上馬即退少頃應廟二將軍入謁如前儀康王徇澤之請從之先是王雲自虜中使回過磁相謂守臣云虜人因糧若清野則困矣磁相從之邀近城居民俱教運穀米入城磁相人皆怨雲既而虜人果以



三朝北盟會編 卷之六十四  
磁相清野不由是路乃由邢洛李固渡過河磁相人曰  
虜人不從此路來徒清我野毀我牆屋藉我草糧雲眞  
細作矣及是見雲侍王將入虜庭皆叩馬厲聲呼曰王  
雲細作欲以大王獻虜人大王勿行不如起兵先是宗  
澤上章言雲往返虜中習熟恐爲虜人謀賣國宜勿信  
其說上以其章付雲雲至磁乃出是章示澤且言曰何  
故如此因責之且訐其誕云萬五千人下寨僞取修撰  
到此實無一事澤憾之因磁人之怨乃聲言雲果細作  
明日將邀親王入虜庭矣磁人怒遂有殺雲意  
增置都大提舉守禦使

邊報交馳風傳不一人心不定乃增置都大提舉守禦  
使司官并以樞密聶昌領之

二十一日壬午詔罷諸司庶務專以應辦軍期  
軍期方急乃罷諸司庶務專以應辦軍期爲主

磁人殺主雲

康王狗澤之請乃謁應王廟廟當州之北乃入邢洛之  
路也磁人以王遂欲北去遮馬號呼泣涕勸勿往且言  
虜人自李固渡過河矣王宜起兵援京師馬不能前雲  
懼使人告諭百姓曰大王謁廟耳非北去也眾不聽王  
使澤諭告之乃開道謁廟澤奉玦於王王勉爲一擲而



得吉兆退謁二將軍訖王就小次澤使贊呼本廟諸案  
吏參澤所使人又贊云謝到頃之王欲乘馬歸有紫衣  
吏二十人昇應王所乘轎神馬在後擁而前白應王乞  
大王乘此以就館舍上顧視之轎則朱間金裝座椅及  
竿螭首施紅襪王斥之云親王奉使出都那用此廟吏  
不退延禧世則同白王乞用宗澤所乘轎黑漆紫襪郡  
守小官得用大王何嫌以慰邦人心王登轎還有頃雲  
有親信人入廟告雲曰郡人欲殺尙書宜匿廟中勿出  
雲就澤懇告祈哀甚切延禧世則先出廟見百姓軍人  
持兵立兩旁延禧世則使人傳呼兩參議官耿舍人高

觀察磁人怒睨徐辨識云非王尙書也即退延禧世則  
得出下馬回視之見雲之馬已爲磁人牽去雲使人陳  
恩以所乘馬與雲雲遽登甫據鞍人扶下之初見雲巾  
幘擲空中頃之雲盡粉矣是日磁人入州治取雲行橐  
及所賜禮物刦掠一空執雲一行吏縛捶磁人誼譁不  
已王遣人取作亂者一人斬之梟首廟前始定雲所持  
國書等及肅王府家書長主遺曹都尉書皆失之王命  
收雲一行吏爲王府屬內外方定

王雲澤州人字子飛少魁運司解進士乙科又中詞學  
兼茂才第一崇甯間兩掌翰苑從使高麗進雞林志徽



宗甚嘉納之擢知淮陽軍以父係元祐臣寮忠鯁言事  
 罷之後任秘書省秘書郎出知簡州繼領陝西曹臺公  
 事累使金國上令於簡州建功德寺以昭德顯忠為額  
 作追奉之地公初被命與主上為使即傳言於家可勤  
 祭祀祖先更不歸私第至死王事而不返可謂國爾忘  
 家公爾忘私者也公兄諱霽任右講議司編修嘗言童  
 貫蔡京過失坐黥海島公歲時饋問不絕後童蔡被誅  
 淵聖皇帝復霽官補右選种師中解太原圍王師敗績  
 而霽沒王事初公父名二子曰雲曰霽其意有慕唐南  
 霽雲死於忠義二子皆死於難豈其一門英風凜凜足

視下則霽字不底及  
 膚

建炎行儀一板

奮百代而超千祀者歟建炎元年十二月臣僚等奏伏  
 見故刑部尚書王雲於靖康元年冬從主上北使金人  
 行至磁州為磁州人所害自是主上復南入相州集兵  
 為入援之計向使無王雲之變必北去蓋天所眷遂使  
 社稷有奉神人有依伏望朝廷察其累使之勞身死非  
 辜枯骨不反實可憫憐特加褒贈推恩子孫以為死事  
 之勸後十二月三省同奉聖旨令諸處尋訪王雲家屬  
 如未曾推恩特賜觀文殿學士與入資恩澤右劄付故  
 王觀文家

汪伯彥時政記曰建炎二年朝廷遣劉誨等奉使誨至



三朝北盟會編 卷之六十四 六  
京師逗留不進汪伯彥黃潛善進呈催發上曰朕今日  
看誨等奉使稽遲如此益知王雲是忠義自被命奉使  
星夜出京兼程前去難得難得

二十二日癸未耿南仲使於粘罕割河東聶昌使於斡離  
不割河北持書於軍前并賜河東河北兩路守臣詔

書曰昨自太上皇航海遣使請求幽燕特承大金皇帝  
異恩委割燕雲兩路猶爲不足手詔平山張覺招納叛  
亡由此遂致興師今春河北路皇子郎君兵馬先至城  
下太上皇自省前非尋行禪位遣執政以下屢告爲有  
再造之恩割以三鎮酬謝又蒙國相元帥雖撫定威勝

隆德澤州高平等處爲念大義已定秋毫無犯亦便班  
師止以太原爲界續承使人蕭仲恭趙倫等至報諭恩  
義被姦臣反覆舉國動兵以援太原詔所割州府堅守  
不下後反成問罪不勝惶恐今蒙惠書兼來使楊天吉王  
訥訥撤盧母疏問過惡皆有事實每進一說愧仄愈增今  
日之咎自知甚明今准黃河爲界實爲兩朝安便所有  
蔡京身亡王黼童貫已誅馬擴不知所在吳敏涪州安  
置李綱葢州安置張孝純見知太原詹度湖南安置陳  
遘見知中山其中有係在遠不知去處便當遂一依來  
命遣門下侍郎耿南仲同知樞密使事聶昌齎送詔命



三朝北盟會編 卷之六十四 七  
令黃河東北兩路州府軍縣人民悉歸大金仍依來示  
一一專聽命不敢依前有違已立信誓今乞早爲班師  
以安社稷至懇至願又白

詔曰詔河北河東州軍勅官吏軍民等頃者有渝盟約  
致大金興師朕初嗣位許割三鎮以酬前恩偶緣姦臣  
迷誤三鎮不割又聞大金功臣再致興師使河東河北  
之民父母兄弟暴露原野夙夜以思罪在朕躬今欲息  
生民鋒鏑之禍使斯民復見太平莫若割地以求和講  
兩國之好是用割黃河見今流行以北河東河北兩路  
郡邑人民屬之大金朕爲民父母豈忍如此蓋不得已

民雖居大金苟樂其生猶吾民也其勿懷顧望之意應  
黃河見今流行以北州府并仰開門歸於大金其州府  
官員兵人即來軍前來書許令放回南地速依令勅勿  
復自疑故茲示諭想宜知悉冬寒汝等各比好否遣書  
指不多及

永興軍路經畧安撫使范致虛被受聖旨總六路帥臣應  
援王室致虛先遣總管杜常行取間路入京遣夏傲護諸  
陵原

金人過泚水關

粘罕自河東入寇河東澤潞州官吏多棄城走西京王



襄已被西道總管之命治兵勤王河陽燕瑛亦屯兵以  
 守河為名皆棄其所治而走於是士庶攜老提幼適汝  
 穎襄鄧逃避者莫知其數粘罕渡河乘勝陷河陽及西  
 京執西京南北路都轉運使時道乘使擔糧道乘辭以  
 不能遭小番以杖擊其頭面初道乘出入驕從呵喝三  
 里人見其擔糧遭辱皆嗟歎之

是日午後復閉門

聞奏金人已過汜水關四壁掛甲上城

四壁差提舉官

東壁孫觀西壁安扶南壁李擢北壁邵溥每壁三萬人

是日午後起兵材武人  
 壁止鈔本以不拉行

差部將小使臣等七百員孫傅都提舉王宗澁都統制

劉延慶范瓊統材武人分四壁

金人次陳橋京師戒嚴

殿前司遠探劉嗣還報金人已次陳橋且云被金人掩  
 擊殺傷者踰百人餘眾僅得脫而歸始倉皇而計無從  
 出矣京師戒嚴恐民居驚擾不言金人已犯王畿乃下  
 令止以防秋為辭命保甲軍人百姓僧道等上城守禦

同知樞密院李回罷

李回守河奔還京師遂罷之

康王還相州



王在磁州知相州汪伯彥據探馬回報金人鐵騎約有五百餘人自衛縣西來直北借問康王遠近虜執村人爲鄉導望魏縣路前去虜情料康王行程必過李固渡故徑往追襲伯彥亟作蠟書馳騎二人前去磁州請王回相州曰昨日大王旣發相適磁夜向三更本州之西火炬連接二三里照耀不絕伯彥亟遣馬騎走探至黎明回報金人鐵衣五百餘騎自衛縣大寨西來一路訪問大王前去遠近虜執村民爲鄉導望衛縣李固渡梢截大王大王倘由磁州而東趨李固渡則魏縣虜寨在焉不可踰越若自磁而東北趨王爺渡則戎兵輕襲其

後皆不可濟孰不爲大王危之此其不可進一也幹離不帥眾已趨京城下大王衝冒風雪徒御奔波道路顛沛難以襲逐萬一追及不惟計議已失機會決又如前時質大王於軍中計無所出爲之柰何大王不若夙駕回相州稍圖起義牽制金人以副二聖維城之望爲策之上渡河而東則無策矣此其不可進二也區區狂瞽嘔心瀝血實爲國計專差騎兵二人馳蠟書仰干王聽惟大王圖之即差發武翼大夫劉浩領兵二千人馳騎請王亦會耿延禧高世則請王還相以俟遂飭從御出磁州逢劉浩人馬護王南轅伯彥躬領親兵一千人至



安陽河迎接命延禧草奏具言奉使至磁而民殺王雲  
又聞虜馬南渡臣等回相州以候聖裁即遣一介持蠟  
書入奏

二十三日甲申斗星不見

吳革乞起陝西兵爲京城援

初太原陷朝廷遣閤門宣贊舍人吳革奉使金人軍中  
見粘罕庭揖不拜責其貪利敗約氣勁詞直虜人動色  
爲追回攻威勝軍之兵授書而還革備得金人情狀既  
歸報宣撫折彥質請於朝廷備河南十月有旨召革赴  
闕至是登對上問割地與不割利害革曰金人有吞箭

之誓入寇必矣乞措置邊地起陝西兵馬爲京城援不  
復議和遂遣革使陝西勾兵委同諸帥臣講武備

二十四日乙酉河北西路提點刑獄王起之河北西路提  
舉常平楊淵河北西路提舉常平茶鹽公事秦百祥詣相  
州參康王

王起之楊淵秦百祥先被旨差在黃河之南黎陽縣駐

劄時濬州移治在黎陽縣起之淵百祥輒離駐劄地分

詣相州參王王許其擅離職事初不接見三日二至乃

見之起之等留相州久客滄州郡使監司人人如此緩

急之際朝廷何望耶



二十五日丙戌金遊騎先犯京師

城上保甲作亂殺辛康宗

統制官辛康宗御眾稍嚴是時軍政不肅兵民皆驕不能制御士卒不樂康宗之嚴誘百姓作亂於宣德門擊登聞鼓誅康宗初康宗以賊兵去城遠止兵士不得發箭恐賊拾矢反資賊用有一軍士無故向空射箭康宗呵叱之軍士因倡言辛太尉是童貫親戚不使城上射番賊故欲番人上城百姓喧騰皆倡此言遂不可止眾各上城擊殺康宗朝廷不能禁亦不窮治自是四將皆事姑息而號令不行矣初百姓上城守禦既而城中多

捉姦細城上百姓亦疑守禦官爲細作朝廷惡其紛亂不已乃盡令百姓下城以京畿提刑秦元保甲萬人代宣宣和錄曰先是金人未渡河京城苦寒日者王俊民上言可借春以召和氣詔從之遂迎土牛且令軍中易張青旂以應木德乃自東壁始辛康宗提舉東壁於倫輩號持重務整紀律士卒厭苦之或諷百姓康宗反矣不然何以易旂眾不知其情乃趨宣德門聚數千人舉登聞鼓置東華門搗擊號呼京尹及彈壓官皆不能制衛士自樓上射之眾驚走遂趨城東擒康宗殺而磔之并部將十數輩皆死至晚稍定彈壓而推其尤者一



二人斬之

曹輔爲簽書樞密院事陳過庭爲中書侍郎馮澥爲尙書左丞孫傅爲尙書右丞

置守禦使副以下官

京師諸軍自數年燕山之役出戍河北河東或留邊或潰散而在京衛士上四軍効用京東西路弓箭手等七萬人殿前司諸營兵萬人分作五軍左中前三軍姚友仲統之右後二軍辛永宗統之前軍屯順天門左軍中軍屯五嶽觀右軍屯上清宮後軍屯封邱門以備四壁策應每壁增置提舉官一員東壁辛永宗南壁高材西

壁張撝北壁劉衍以孫傅爲守禦使殿前指揮使王宗澧爲守禦副使郭仲荀盧益爲提舉守禦司幹辦公事又以劉延慶提舉四壁以劉韜副之每壁以文武陞朝官宗室一員爲同提舉每門以宗室環衛官一員以司啟閉又諸門置彈壓統制者不可勝紀京師大而兵寡少倉卒之際四方兵將不至無以守禦捍城乃以武舉及試中絕倫人先補官守禦又選在京稍習材武人數擇太學生有策畧之士百人借官上城猶以兵寡爲憂乃召募壯人効力敢勇戰之類其目不一皆分門禦捍又王健請置奇兵朝廷從之以健爲統領官何榘提領



召募奇兵又有召募忠義兵者孫傳提領之

三朝北盟會編卷之六十四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之六十五

朝散大夫充荆湖北路安撫司參議官賜緋魚袋臣徐夢莘編集

靖康中帙四十

起靖康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丁亥盡三十日辛卯

二十六日丁亥王瓊復鄭建雄以兵八千來勤王

王瓊歷官中山府路馬步軍副總管嘗從种師中戰金人于榆次至是京師受圍瓊以兵勤王朝廷以爲京城

巡檢上賜白旗書忠勇二字以旌之

孫傳爲同知樞密院事李回爲尙書右丞

詔安慰軍民



詔曰朕遣使通好交馳道路敵勢不已憑陵侵犯緣將帥未能協心遂使一歲之中郊畿再擾然朝廷豈以地與人已召諸鎮兵入援拱衛王室在京軍民宜體朕意無為驚擾金人將至市井傳播之言不一軍民洵洵不安或倡言軍人欲殺內官者由是內官不得上城傳宣者以黃旗為號或以謂軍兵輩欲乘間騷擾朝廷患之百姓再被圍城人情驚擾乃下是詔

殿前指揮使王宗濳薦拱聖副都頭郭京可以擲豆為兵且能隱形今用六甲法正兵得七千七百七十七人可以破敵臨敵正兵不動神兵為用所向無前

加京性行依一板

殿帥王宗濳驕慢無識聞而異之薦京可以成大功是時唐恪為宰相見京而折之曰老兵兒戲果能了否京不能答羣臣議論不一數日恪罷何奩為宰相與孫傅諸大臣亦幸其術之可用乃以錢絹數萬令京自招兵於市旬日之間數足皆游手不逞之徒京自副都頭授武畧大夫兗州刺史統制六甲正兵屯於天清寺以六甲正兵標於大旗有薄堅者能用捍棒在街市作場京收以為教頭京城居人不論貴賤老幼無不喜躍皆以為天降神人佑助滅寇有識者哂之為之寒心又有還俗僧傅致臨者謂之傅先生獻策畧自言能退敵願得



三朝北盟會編 卷之六十五 二  
募兵朝廷從之賣藥之劉宋傑及商賈伎術言兵機退敵募兵而身爲其將者甚衆

詔置功賞司

詔曰朕設爵賞以旌天下戰士實無吝惜緣有司推行未至致士情紛怨歸咎宰執朕于尚書省置功賞司專委官吏第別高下無或留滯咨爾軍士重念我祖宗創業幾二百年涵養汝父祖族屬恩德至厚蒙難之際無或二心凡有侵犯宜體念國家併力殺拒以稱朕意春初守禦有合被恩賞未曾推行者軍士於城上發怨言歸罪宰相唐恪朝廷聞之乃下是詔

少宰唐恪罷尚書右僕射除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先是唐恪建言金人今冬必來勸上爲避狄之計乞早幸洛陽或幸長安召天下兵然京師諸軍懷土不肯去乞速召四道總管扈衛而行上以爲然領開封府何桌奏事上以恪之言問桌曰雖周室東遷不如是之甚譬如不肖子盡挈父祖田宅而鬻之左右之人亦皆不欲遷次日上激怒曰朕當死守社稷恪力請罷相遂以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兼侍講罷

侍御史胡舜陟上言

臣十一月十七日奏狀條具備用十事其一云今大臣



皆非其人唐恪聶昌尤務爲奸非虛言也皆有實狀請爲陛下言之恪天資貪猥素無義行知滁州日貪污之跡尤著在任委屬邑買木不償其直舟載至和州蓋宅凡瓦竹之類悉自滁往匠人役夫皆滁兵也以充私用當時爲臣僚所論遂罷州事其後蔡京復拜相引爲刑部尙書京罷相出知潭州今春已參預政事邊防大計自宜與宰相協力有爲若宰相強復自用當以畫一方告於陛下安可坐視伺其敗而奪其位自爲謀則善矣豈不悞國乎及恪爲相至今邊事何所措置不過如徐處仁吳敏充位而已然亦不若處仁之不爲奸也恪

之智慮但長於交結內侍盧端王若冲與之密交凡諸誓御皆以欽叟呼之比召李愨至中書議事聞愨之言徐以手握愨之帶曰至道處置安有錯者諂奉百端吏皆鄙笑凡內侍送御封文字至其家無不解帶促席深相結納臣頃侍班上殿親見恪與內侍昵昵耳語久之而不已自昔宰相爲姦必先結宦官刺密旨以中人君之欲又使之延譽稱美以固寵位唐之李林甫近世蔡京王黼用此術正人端士肯若是乎詹度燕瑛胡直孺皆天下之小人恪黨庇之臺諫交攻不肯施行聞嘗受度瑛直孺貨賂故曲庇之恪本州縣俗吏素未嘗識賢



士士亦恥與交游故今日所用皆庸陋貪墨之人省部  
郎官尤爲冗雜獨任私意遂廢資格本條言僞而辯能反是  
爲非譽邪爲正昔在蔡京門見京與其子攸論時事而  
各爲語言士大夫皆道之以爲口實此少正卯之徒聖  
人所必誅者往往在陛下前言語反覆前後不一如今  
日棄地與不棄地皆自其口出大率言行皆效蔡京如  
近議三鎮不欲出於已令集百官議上本條即陽言不棄地  
議棄地者分爲三等此與京分上書爲三等無異京以  
上書分等實之重典本條以杜天下之口而肆其姦今恪又  
欲以三等罪士大夫適事勢迫切不可不與地而姦計

不得行使虜勢稍緩士大夫得罪者多矣朝廷復有大  
議誰肯直言此亦杜天下之口而肆其奸也遷延本條之後  
急遣行使虜兵亦不至河豈有求河爲界之事虜兵未  
嘗求輅冕尊號即急與之其不知機如此此可任天下  
之重乎自陛下即位以來所用以爲宣撫者提兵而出  
係國安危李綱李彌大折彥質士大夫皆知其不可恪  
豈不知之知之而不言聽其敗事豈爲國之心哉以天  
下之大固不可責其盡擇賢太守如河東數郡及懷衛  
河陽鄭不能擇忠義有謀者守之使虜長驅如入無人  
之境守河以護都城亦不擇人而用之使兵望風而退



汜水關之險密邇都邑亦不預爲之備今京城守禦疏  
畧兵將無所統一人情不能安堵則宰相安用哉其無  
所能槩可見矣但知爲奸不勝國事豈不負陛下寵任  
乎聶昌則奸人之雄小人之尤凶暴者因陳邦光引爲  
蔡京之客在京之門專事口語輕軒事機而京尤善之  
不次擢爲戶部侍郎未幾尹京欲爲蔡京傷王黼反爲  
黼所中而罷居鄉郡倚州縣之勢奪豪人之田宅州縣  
請託招權納賂無所不至爲臣寮所論責居湖外蔡攸  
方圖爲宰相以昌凶悖可用遂召至闕今春士人伏闕  
昌爲尹詣太學謁諸生曰王時雍欲盡殺公等而昌勸

之遂已豈不見時雍親戚皆請假去乎以虛言悅士人  
而士人因上書薦昌爲樞密者甚多昌之詭詐不情大  
率類此撫州范世英訟昌奪其物業曲法編管世英行  
三程而卒使管押之人害之也復追世英之父與祖禁  
府獄雖有指揮送大理寺而昌不發遣使大理寺官就  
府推勘自有刑獄以來豈有是事若是理直何必留府  
昌欲害世英三世而報怨慘酷如此豈有人心哉閤門  
祇候陳中昌怒其教世英作狀追捕繫獄毒楚備嘗鞭  
兩股皆爛百姓左右有爲世英送食昌以事誣之痛決  
至死刑之冤濫一至于此豈無怨氣傷天地之和致上



帝之怒江絳昔爲撫州教官與昌有隙絳比至都城昌輒差人押出付開封捉事使臣范振受贓三百千大理勘正編管昌乃留密院生殺予奪之柄皆在昌手殆不復有朝廷矣蔡京童貫愛婢皆畜於其家貫有名馬有指揮令昌取納及送太僕寺因賜馬取爲已有方軍興用度不足之時開封有錢宜助國用昌乃取萬緡爲私費嘗爲臣僚所論守禦司寄姓名如術人柳彥輔號知足道人者與官寄名緩急之際何賴焉今日募兵尤爲急務諸路差人召募皆昌故舊輕薄小子姓謝下者是也布衣與官不問能否各與官誥數十道使之妄用京

城望兵如渴思飲昌乃以爲私恩豈忠純體國者哉李平西庸陋不材家有美婢而昌悅之引爲少尹復使之權樞密都承旨方用兵之際承旨豈容不材者居之唐恪知昌奸雄可畏牢籠使爲已助昌知恪有力亦深結之士大夫目恪昌爲死黨朝廷有此二奸所以政事不修威令不振人才無一可用將士莫肯用命不足怪也奉聖旨唐恪除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

汴都記曰唐恪爲相恪俗吏昏懦無能軍民且欲擊之馮澥對上曰陛下以漕司爲宰相

指唐恪

以郎曹爲樞密

指聶昌事將柰何



靖康小錄曰唐恪夜出百姓拋瓦打破燭籠上知之以爲失人心遂罷恪

二十七日戊子中書舍人孫觀狀論侍御史胡舜陟遷都事乞賜開納

今日日本省送到侍御史胡舜陟奏乞遷都奉聖旨令胡舜陟分析臣伏見舜陟實有區區愛君國之誠心而辭不達意不足以感動聖聰臣詳味其言推其用意蓋謀臣議士先見之明爲宗廟社稷計萬全不可不察也今春幹離不擁眾數萬長驅而至陛下疆圉之臣州縣之吏防河之兵望風逃散無一人致忠效命與枝梧者

遂至京師如踐無人之境劫寨之敗一軍盡覆將官姚平仲跨一駿馬遁去羣胡初不料堂堂中國之大而技止於此也今聞幹離不將由河北粘罕亦由河東舉國大入以臣料之士馬之眾必數倍于前日陛下宿將如种師道已病亡种師中爲許翰逗留督戰日受三四檄不堪其辱赴敵而死太原之圍李綱頓兵懷州千餘里外不能救亦已陷沒李彌大妄殺立威誅務捷統制官張思正一軍反側散去爲盜山東淮南兩路爲之騷然臣承乏直學士院被旨撰祝册禱河神望其冬三月河流不冰復有獻計者宜聯屬百艘宿火其中可謂兒戲



而郭京者獻六甲法欺給朝廷尤爲妖妄臣在都堂客次適與京遇因問京曰學士院中書後省街司十數輩盡投六甲兵去矣此市井小兒豈堪戰耶京曰只要他拾番人頭耳臣又問曰用誰斬番人而使此輩拾其頭京不答而愠怒發赤是時翰林學士承旨并給事中安扶中書舍人李會李擢在坐聞京之說相視太息而大臣又論奏侍從官妄議沮軍悉差上城分守四壁朝廷所以備敵者設施措置之方如此則舜陟建遷都之議不爲過矣今有千金之子一聞盜賊入境左提妻右挈子羣趨疾走以紓一旦倉卒之變而不復顧其家况今

夷狄以百戰百勝虎狼之師鼓行而至進無以禦其前退無以躡其後乃欲禱祠鬼神尊信妖妄使萬乘之尊端坐九重以須其來急孰甚焉萬一有如王汭之言兩軍旣至城外州縣聚落燔燒五百里掃蕩一空則孤城巋然獨存亦何以爲國昔者太王不忍鬪其民避狄去邠百姓歸仁文武之興子孫傳世八百餘年伏望陛下審彼已奮神斷視強虜之勢方張如彼而朝廷禦戎之備如此不憚旬日之勞徙建別京圖萬全之策如舜陟之議特賜開納天下幸甚

二十八日己丑南道總管張叔夜以兵一萬三千人前來



勤王

張叔夜以南道總管統集京西南路荆湖北路之兵十四萬八千將赴京師而朝廷以議和止之散兵分屯庚辰復承召兵之命倉卒間募得兵一萬三千其子伯奮爲前軍仲熊爲後軍自爲中軍即日進發行至潁昌府值西道總管王襄領兵南道叔夜見襄襄曰公何往耶叔夜曰金人在郊甸主上坐席不安欲以兵勤王襄曰賊兵甚盛不可往也叔夜不以爲然欲率襄同至闕下襄不聽叔夜乃自潁昌與金人十八戰至城下屯於玉津園

二十九日庚寅駕幸京城東壁

上小帽乘馬衛士擐甲或袍笠而從撫勞將士軍兵增秩賜帛有差

三十日辛卯承務郎安堯臣上書

書曰臣謹昧死裁書以獻陛下臣觀陛下繼承之初首用吳敏右相使之代天理物而制曰定禁中之策靖我國家值上皇始厭萬機內禪於陛下天性至孝感泣退避慈諭數四方即大寶此乃天命人心咸有所歸敏何與焉當制學士非敏之黨而何敏蔡京門人也京之父子旣幸脫於鼎鑊京之黨又未加誅戮其門生故吏與



夫黨羽之枝葉又且磨牙搖毒尙居要津者實敏爲之  
援昔人云以燕雀之儔不奮六翮之用其敏之謂乎繼  
以徐處仁爲左相處仁之材固優於治郡而未聞有宰  
天下之能入據公輔之任方虜騎侵軼天下可謂多事  
矣碌碌居位無所建明其所薦拔亦無出其右者昔人  
云以棗稅之材荷棟梁之任其處仁之謂乎耿南仲何  
槩亦皆書生也平居高談闊論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  
實而不知所守置之翰苑可也若使之輔佐英主安國  
家定社稷實非所長其連茹彙征可不論而知也中書  
門下王政之所由出也天子所與論道經邦者也職在

統治百官以參佐機務關掌出納命令之重陛下發號  
施令舉措云爲有悖於理而礙於法者當封駁論列則  
事無過舉今以趙野之徒爲之野性齷足但知奉行陛  
下詔旨而已必不能爲陛下執奏於前上以拂人主之  
邪下以捐百姓之害庶乎陳善閉邪引君以當道也其  
所引類又當如何非特此也下至省臺寺監逮及監司  
帥臣與夫郡縣之吏尙盡習宣和故態咸以欺君罔上  
背公營私恃祿保位旣得患失凡蠹國害民之風莫之  
能革而務以委靡軟熟之辭上惑聖聰是則掠美于己  
非則歛怨于君曷嘗有致君之心憂天下之志面折廷



爭如南衙羣臣者哉馮澥謂剛毅守節矣方崇觀奸臣用事之際奮不顧一時之禍以拂人主之威當時有識之士以爲美談自陛下擢爲諫議值國步多艱天下之士翹首跂踵冀澥日以忠言進於前舉明主於三代之隆以全令名以利天下累月之間不聞建一大計定一大事成一大功徒與楊時是非熙甯元祐之學而止耳則政事闕失生民攜貳陛下何由而知之其它庸庸之徒可不問而知也自古王者重謹乎始故易有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之戒仲尼亦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是以養雞者不畜狸牧獸者不畜豺植木者憂其蠹保民者

除其賊良有以也頃者陛下當敵國來寇則納李稅鄭望之李艱之徒割地謬計命李邦彥和議復與之盟以紓目前之禍洎敵人退師口血未乾則又納庸人之議命种師道姚古种師中往援三鎮謂祖宗之地寸土不可與人但保守陵寢所在誓當固守頃緣奸臣誤國敗累朝不渝之盟致虜騎憑陵宗社傾危陛下誕布惟新不忍生靈重困鋒鏑遂捐金帛割土地復講累朝舊好既盟之後虜情頗悟前日之非遽爾退師執政大臣曾不歷算周思復熒誤陛下使陛下失信於夷狄夫前日之渝盟與今日之失信利害較然明矣臣固知爲此者



非賢人君子有愛國憂君之志，據忠憤以爲宗社大計也。乃奸凶之黨，尙懷蠹國之心，必欲傾覆神器而後已。此臣所以中夜以思，臨食而懼，深爲陛下寒心也。且胡雛之犯中國也，宇宙腥羶，雖三尺之童皆知一戰而卻之。乃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柰何陛下之將相大臣，半爲奸黨遺類。陛下雖欲奮然有爲，無股肱心膂之寄，可任以大事，是以虜日益驕，雖金繒數百萬而猶未滿其意。乃割三鎮之地以奉其所大欲，然後快其心。陛下豈得已哉！陛下旣已與人，又且悔之。彼將一旦肆其忿毒，以殘害吾民，使吾民肝腦塗地，則祖宗二百年之基業

莫之能保，而陛下九州四海之廣，將被髮左衽矣。况陵寢乎？彼此之咎，當誰執之？臣意陛下三月十六日詔書，今已誕布天下久矣。爲夷狄謀者必曰：上皇委任奸臣，致我師興，無亡矢遺鏃之費，得金繒數千百萬，三鎮二十州之地，遂從其請，再議舊盟。今師未旋踵而陛下已失信，必奸黨未去，復有此議，不若乘此渝盟之釁，以令大軍，逮高秋膠折，塞上草衰，擁彎弓之虎士，馳控弦之戰馬，南驅而去。我當百戰而勝，彼將不戰自屈。則我之所得，豈特金繒數千百萬，三鎮二十州之地而已？彼之所謀，誠如是，則陛下何苦惑邪論而較小利哉！昔人謂



見小利則事不成深可戒也臣愚爲今之計陛下當明詔有司將前日奉使許地李稅鄭望之李艱元主和議李邦彥與夫今日建議悔約大臣及奸黨遺類大正典刑梟首以謝天下以示敵國乃擇智勇有謀之人使出疆外講二國之歡陛下當且含垢忍恥捐三鎮之地資其強大恣其貪嗜驕其志氣彼必謂吾無術終莫能制之將是非不問暴虐自肆荒淫無度其亡國可立而待也然後陛下內選相臣以立法度求民瘼修富國之政務強兵之術外選將臣以備征伐訓兵積粟修守戰之備務禦戎之畧假以歲月輔以天時合以人事乘讐人

之有釁爰赫斯怒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英謀電發神算風馳如決大河潰蟻壤不折一矢不遺一鏃掃清沙漠彼將稽首稱藩挈地以還陛下則邊城守境之民父母緩帶母子咽哺川塗無犬吠之驚黎庶忘干戈之擾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以雪上皇積年之恥以示陛下大有爲之志豈不蹙歎

粘罕斡離不以兵至京城

金人之兵粘罕兵自河東入斡離不兵自河北入兩路同日至京城下共約十萬眾其間多掠西河之民充數於其間復虜近城之民運石伐木造攻城之具執役者



甚眾幹離不屯于劉家寺粘罕屯于青城四壁皆分置小寨圍閉周密不以數計旗幟人物公然往來於郊野間守陴者皆有懼意

先是中官李□□自四月間領京城所修治樓櫓城壁濬備北壁不備南壁西水門東水門猶不爲備十月間上按礮于封邱門外祖宗以來大礮數百座皆在門外官司令民清野而獨不收礮坐爲金人所得用爲攻城之具大理少卿聶守獻言請決蔡河汴河水合灌摩駝岡摩駝岡者前金人下寨之地也地勢卑濕旣爲水灌注金人乃盡占高阜之地爲營

空抄作布祿二字

种師道爲同知樞密院事也聞真定太原皆陷防金人渡河以檄召南道總管司勤王兵十四萬八千陝西制置置司團結兵十二萬各起發於京城外下寨陝西制置使錢蓋南道總管張叔夜統兵赴闕無何師道死聶昌爲同知樞密院事唐恪耿南仲專務講和乃諭昌曰今百姓困匱調發不及養數十萬兵於京城下財用何以給之今朝廷講和不務用兵使金人知朝廷集兵闕卜志不在和豈不激怒乃以文止陝西南道之兵者此謂防緩急今朝廷見與金人講和仰兩路之兵各准備器甲口食不得妄動如已起發即卻於原來去處分屯叔



三朝北盟會編 卷之六十五 十五  
夜錢蓋領兵起發得檄遂分散軍馬陝西者往秦鳳熙  
河分屯南道者往均房安復分屯金人至城下四方衛  
士無一人至者。

趙子崧蠟彈奏狀

本府自十一月二十四日後來不見京遞道路隔絕賊  
馬出沒不測西道總管南道不知下落胡騎至本府城  
下臣見竭力守禦仰念至尊在都城四面隔絕痛激五  
內見自六月後來奏報未蒙施行今日果見危急輒募  
人齋此奏知臣獲得奸細通說敵志甚大乞聖斷審慮  
毋輕信誤國之言乞四降平安指揮以安民心臣不勝

仰不見上脫十字

哀鳴之至

三朝北盟會編卷之六十五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之六十六

朝散大夫充荆湖北路安撫司叅議官賜緋魚袋臣徐夢莘編集

靖康中帙四十一

起靖康元年閏十一月一日壬辰盡十四日乙巳

閏十一月一日壬辰朔駕幸京城南壁

上幸南薰門詔用太祖故事儀衛務從簡便以障泥乘馬乃除道行泥淖中或穿巷循堤而行躬擐甲胄登城民皆感泣及食時卻去御膳取士卒食以進支賜有差准備差使猶二千文武幾七千員所用不可計其衛士對御血戰者賞尤厚



遺史曰車駕幸南城南壁撫勞士卒如前已而幸宣化門徒步登拐子城親視虜營悉屏侍衛惟內侍數人從偶雪作泥滑身披鐵甲步履如飛上在南薰門下張叔夜領兵於城下起居軍容整肅上嘉之命移軍入城叔夜遂與吳革偕入城加延康殿學士內外兵馬都總管即城樓命取宰相何棗笏頭金帶以賜之叔夜言郭京狂妄必敗事請因金營壘未全率諸將擊之其敗可必上不從初吳革以王命使陝西勾兵爲京城援既出城遇虜騎已犯闕革行不能進知叔夜自穎昌入援乃會合叔夜戮力轉戰至夜遂同叔夜入城革面奏乞量差

軍馬奪路赴陝西叔夜因留革充統制官京城四壁共十萬人諸將募戰士市中黃旂不可勝計應募者悉庸常寒乞之人無鬪志詔五嶽觀上清宮等屯衛以備非常數遣使懷蠟書間行出關召兵又約康王及河北守將合兵入援多爲邏者所獲

統制范瓊于陳州門外披城屯兵數千京畿提刑秦元集保甲六萬先請出屯自當一面朝廷不從虜兵薄城又乞行訓練乘間出戰元所教保甲六七萬人然怯懦無實用常有五千餘人聚於朝陽門外相持六七日疾驅其前眾遂棄兵潰走賊益知我之虛實無所事戰矣



奇兵作亂

遺史曰城中百姓疑城內有姦細亂收捉良民斬首毆擊至傷者不可勝數樞密承旨王健下京畿弓手尹奇者疑使臣十餘人爲姦細鼓衆殺之并毆健內前大擾殿帥王宗濳引兵收捕斬數十人乃定健創置奇兵遂爲奇兵統領官而何榘領之有識者莫不以爲笑蓋自古兵法皆臨機對敵奇正相變無非正兵也出奇用之則爲奇兵耳未聞預以奇兵自名者况未常出奇何奇之有

大雪

門下侍郎何榘除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檢校少保鎮海軍節度使充上清寶籙宮使劉延慶檢校少傅

二日癸巳幸京城西壁

車駕幸京城西壁勞士卒悉如前已而幸

上登鄭門南道總管張叔夜兵四千在城下詔以叔夜爲延康殿學士駕登鄭門以馮澥與番使自前來故也范瓊劫寨者回獲級數百

東水門築夾城

金人攻善利門

金人攻善利門告急姚友仲選五軍中神臂硬弓手一



千五百人策應

三日甲午幸京城北壁

上幸京城北壁撫勞將士如前

凡四日巡幸每巡壁不進御膳命取士卒食食之復以所進膳餉士卒人皆感激流涕自初巡壁雨雪交作四日未嘗止上小帽身披鎧甲而殿前指揮使王宗濞紫袍執骨朶以從見者皆切齒皇后親用內府幣帛與宮嬪作綿擁項分賜將士人各酒一卮自統制以下共賜有差兵士得擁項有以手執之戲語者曰雖得此柰渾身單寒何識者聞之爲之蹙額

金人攻東水門

金人攻東水門矢石飛注如雨或以磨礮及礮碌絆之爲旋風礮王師以纜結網承之殺其勢又門東跨河築月壘以拒之晚攻東水門甚急遣數人縋城禦之燒毀其礮架五鵝車二然礮架所存者尙七座其未立者不可勝計

金人攻通津門

金人攻通津門甚急姚友仲領前軍將副部隊一千人策應軍兵有下城接戰者殺傷甚眾

東道總管胡直孺與金人戰於拱州敗績被執



三朝北盟會編 卷之六十一 四  
胡直孺自應天府以兵一萬來勤王至拱州與金人遇  
兵敗被執金人以直孺示於城下且言曰援兵不可來  
矣來則必敗如胡直孺者是矣都人聞之懼

四日乙未金人連東水門陳州門一帶下寨

自後日攻東水門粘罕兵薄南壁於醴泉觀相值虜能  
以利誘謀者反効以情賊初到即力攻東壁通津門拐  
子城時劉延慶頗練邊事措置獨有法遇夜即城下積  
草數百藪之以警時有獻議置九牛礮者雖礮磨皆可  
放東壁用之常碎其雲梯詔封護國大將軍賊知東壁  
不可攻於是攻南壁以洞子自蔽運薪土實護龍河河

初決汴水益深至是皆水合賊又爲梁安機石矢石不  
能及

孫傳事夜宿城上

初何榘孫傳議賊之再來正緣去歲結和厚賂今不可  
復倡和議又苦無兵以戰乃闔門堅守以待四方勤王  
之師時京師兵不滿十萬而勤王之師迄無至者未幾  
東道總管胡直孺爲賊生執得以示城上都人益恐

東壁提舉官孫覲上何榘劄子乞免提舉

某承乏侍御史邇遇胡騎稱兵犯闕朝廷憤然方議討  
除某奏言和戎之利太學諸生陳東等嘯聚羣小伏闕



請用李綱某疏論以爲怙聚作亂漸不可長王黼以誤國戮死而召蔡京歸賜策某又論蔡京稽誅合行貶竄吳丞相大怒以某妄論伏闕罷侍御史責守和州纔數月吳相亦以黨比蔡氏罷去某蒙恩詔歸西省遂贖書命又會虜使王訥請三關故地奏事殿上言辭不遜唐丞相操兩可依違不決某疏言三關雖河朔重地事急矣宜斷然割棄紓一時之急以俟後圖唐丞相復大怒令守城東壁非病狂喪心者既觸吳相李樞密之怒得罪以去今又忤唐丞相斥守東壁以人情計之豈所願欲也哉然自古夷狄衰弱則事中國中國厭兵亦和戎

夫豈其情蓋不得已耳漢高帝平城之恥呂太后媢書之辱豈不能一戰終不肯以一朝之忿遺子孫數世之憂甯含垢忍恥置之度外而不與校今疆胡乘百戰百勝之威進薄城下無所憚畏設有良將精兵可以勦除而宗廟社稷所在譬猶隋珠彈雀未可輕動又况無將無兵乃欲張空拳以搏數十萬虎狼之眾某區區進和戎之議不爲過矣蔡京當國二十餘年以紹述先政劫持上下元臣故老屏廢殆盡交結閹寺引汲羣邪罔上欺君窮奢極侈綱紀蕩然公私空匱一時得位者更相規效以階禍變而吳相方欲召還賜策以爲謀主臺諫



三朝北盟會編 卷之六十一  
烏得無言陳東伏闕召亂其事已見內之京師百姓殺  
統制官辛康宗外之福建軍士殺帥守柳廷俊堂陞陵  
夷難乎其爲上矣今者粘罕圍西南斡離不圍東北王  
泐之言又驗矣某之意蓋欲權福禍之輕重捐三關以  
爲款敵之計何足深罪而斥守東壁方天下晏然無事  
之時侍從官犯忤宰相少者褫官奪職投棄散地大者  
除名削籍流竄嶺海而宰相安坐廟堂固自若也某仕  
朝廷十年以文字爲官常言語爲職業一言逆耳今冒  
矢石抗彊寇於城陴之上設有敗事某不過一死而唐  
丞相亦欲如曩時諸公安坐廟堂取一快之適哉是亦

不思也辛康宗既死有旨犒賞軍士有司方詣左藏庫  
支請未至而唐相以某不時支散奪三官爲承務郎意  
欲嫁怨使某復爲一康宗豈不太甚矣乎今自知不任  
釋位而去非相公外有禦戎之長策內有保國之遠圖  
必不肯與之任莫大之責於此時也某以眇然一書生  
豈可使之駕御羣詰守衛城壁相公盍擇一勇悍之將  
諳練軍政者使某受代而去不然一旦悞事非某一人  
之休戚也

五日丙申吳革議出戰之策不從

吳革欲乞出兵城外下寨使虜人不敢近城且通東南



道路又密具奏乞選日諸門併出兵分布期會爲正兵爲牽制爲衝突爲尾襲爲應援可以戰而勝虜人以我爲怯若擇利交戰彼固出不意戰勝氣倍以攻則壯以守則堅以和則久上以衆情惛惛言多先入竟不出兵六日丁酉太學生丁特起以金人攻通津宣化二門甚急上書乞用兵不報

乙未丙申丁酉金人攻通津宣化二門甚急朝廷惟以兵隨宜應之且猶冀和好可成故未有決用兵之意丁特起見其勢危甚乃上書論列以謂金人有三可滅之理而用兵有五不可緩之說書奏不報

金人犯闕幾旬日見朝廷未嘗用兵攻城日急而善利通津宣化三門尤爲緊地箭發如雨中城壁如蝟毛以大磨石爲礮樓櫓有摧毀者姚友仲於三門兩拐子城別置兩圓門走馬面三十步許砌以甃石中間小圓門如城四圍復置女牆迎敵自圓門出入不日而成所賴以固先是術者言京城如臥牛賊至必擊善利宣化通津三門善利門其首也宣化門其項也通津門在善利宣化之間而此三門者賊必攻之地後如其言大臣雖預知亦不以爲意

七日戊戌高師旦及金人戰於城下被殺



三朝北盟會編 卷之六十一  
王宗澁遣殿前司牙兵千人下城與金接戰統制高師旦死之

是日姚友仲正策應南拐子城躬率將校督戰凡數合賊勢稍沮復修礮架攻城之具工益不輟

御筆范宗尹首議割地今戎馬再至使朕失天下人心先次落職

八日乙亥蔡京第火

是日蔡京第火其光亘天民居鄰屋無犯明日士庶觀之宅焚而不及於鄰宇人皆欣快

詔毀艮嶽爲礮石

是日詔毀山石爲礮石百姓爭持鎚斧以擊毀之

九日庚子金人改善利門通津門姚友仲以兵禦之

是日金人復於護龍河壘橋取道友仲選銳士盡力禦之分布床子弩九牛弩大小礮座又於城上絞縛虛棚人立如山箭下如雨虜橋迨晚不能寸進乃棄橋益造火梯雲梯撞竿鵝車之類

宣化門告急姚友仲領兵守南北拐子城所以不捍禦水門不可遽犯故急攻二拐子矢石如雨樓櫓皆壞

張叔夜除簽書樞密院事與孫傅同措置四壁守禦依舊南道總管余道並聽節制

宣化門板  
姚友仲行儀一板



制曰國家太平無事兵不飭肄垂二百年軍政隳壞士卒無仗節死難之意將吏無干城固圉之功望敵驚奔靡有鬪志朕初嗣位選建忠良延登宥密之司漸復祖宗之故具官某世載忠諒學有本原衛上之忠懇款七出應事之敏勤勞百爲屬羣寇之內侵罄一心而盡瘁升華書殿未究遠猷進貳機庭擢司兵柄以宏博無敵之辯謀議廟堂之上以剛毅特立之操駕御將帥之臣迪百工厲翼之心以尊獎主威鼓三軍惰慢之氣以翊衛王室服我休命奚俟訓言

十日辛丑許氏賭博放房錢以甦小民

金人許和以都水監李處權右司郎中司馬朴爲報謝使使

十一日壬寅裝七星礮指揮六部人吏及富民各僦車運

礮石上城

詔佛河北一路盡起軍民之兵守臣自將倍道兼行星夜

前來殄滅虜寇除賞賜外軍士優補官資百姓免五年租

賦

教坊樂人司文政以伏闕上書無理狂悖伏誅

司文政伏闕上書其言指斥乃斬首號令榜於市曰司文政伏闕上書言極無理聖旨處斬士論初以爲疑已



而有免解進士費端友奏劄稱文政上書若止於其言無理不應棄市雖草茅一介不足惜而士之去就往往視此恐塞天下言路乞以文政所上書揭示使中外曉然知文政被誅之罪迨晚開封府奉旨備端友奏劄榜云教坊樂人司文政伏闕上書挾持君父助賊害國士

論始皆帖然

耿南仲與金人王滿至衛州

不納南仲遂往相州

鄉兵欲殺納納急奔走南仲獨至衛州城下守臣徐溱欲出城迎見百姓不許云門下與虜人同行不可令入城閉門不納南仲遂徑往相州

靖康小錄曰上初以南仲東宮師傅之舊故用南仲而南仲不顧國家大計以老謬自專天下事一切蒙蔽惟以恩仇相報金人既退不集四方勤王師解太原圍恬不以爲事遂罷天下兵南仲又云朝廷多守信既講和宜一切罷兵沿邊州郡任之無可柰何若更講兵卻致金人生疑自是之後朝廷大臣但爭私已是非與權寵而已國家事無有用心者初太原圍未解李綱對曰太原乃中國根本之地不可不急救若壞太原則大勢去矣及出南仲謂綱曰少主在位當兵戈既退之後不相安慰而以危言警之公不可如此南仲與徐處仁唐恪



嫉李綱勝已同力擠排奏上云李綱要舉兵只遣李綱去上曰紳師道可遣恐李綱不知兵唐恪奏上曰火到上身自撥但責以成功綱須自忙陛下切不可聽其避免綱既行南仲與唐恪處仁吳敏一切不問兵事日逐在朝堂議改科與諸不急務李彌大奮然曰相公何不且留意準備防秋及救太原何故一向理會閑事南仲怒曰此尙書可以先請行爲國家了此事彌大厲聲曰某書生何能但願相公宣力且糾合諸道兵馬了此事明日處仁請入對遂請於上乞用彌大領兵唐恪曰狂儒愛輕舉不責以實效則不知其難上亦然之而終不

察其邪也何大圭正月棄官走延禧南仲子也當時亦挈眷去及還則例以催糧轉官擢爲卿監繼爲中書舍人大圭嘗詣南仲論列其事欲免罪例求差除南仲以爲不可安有得罪欲復進用乎大圭曰門下之子亦逃走人數乃致高位何也南仲應之曰吾子以催糧事職出京與公不同大圭曰門下此言欺人則可欺天則不可南仲厲聲曰公之言一似太學生遂起不復與語選人李允文上殿陳議慷慨多論列大臣不宜壞國事上欲賞之而南仲掎以他事番兵渡河上皇屢欲南幸南仲力言於上前以爲不可又禁龍德宮官吏不得通傳



兵事又奏請於諸寺設道場用僧誦護國銷兵經以銷  
番兵仍榜諸寺門識者竊笑紕謬如此

十二日癸卯開載樓門許百姓般門外柴炭木植等物仍  
發卒二百人下城打護龍河水

劉鈞以守禦無狀落職留以自効除劉延慶四壁守禦使  
虜築望臺度高百尺下覘城中又用火礮燔樓櫓旋即  
修繕又造雲梯旋大輪以革冒之乘罽推叩壘將士以  
鈞竿挂之使不得進近則以鈞索取之發火焚梯虜數  
引卻軍士激九牛弩一發而貫三人

十三日甲辰詔再幸四壁

連日大雪未已有詔曰雪意未解士卒暴露朕不敢自  
安再幸四壁犒勞將士鑿輿出於大雪苦寒中戎服乘  
馬露手揜腕其賜賚進膳之類悉如初仍命將士披城  
接戰間有得級者又遣以酒食遺金人寨中

十四日乙巳雪晴駕再上城擐甲勞軍殿班擡城下戰勝

賞金帛命點檢礮石

聖旨李愨取勘遠竄

駕幸東水等門撫諭軍民

守禦提舉李擢落職罷以田灝代之

初護龍河自賊迫近即決汴水以增其深其後雪寒水



合賊於冰上布板置草覆之以土將以攻城而擢不介意是日稍晴上登城勞賞見城濠填壘殆盡乃有是命宣和錄曰是日駕御朝陽門胡兵數十逼城出不遜語衛士三百餘人乞下詔從之遂合戰中有執盾二人獨奮身躍入至手殺五六十輩而餘兵不進詔促使援之卒無肯者二人竟死上不憚因下城初舊制城樓禁火士卒噤戰不能執兵至有僵仆者然上在禁中徒跣祈晴又撫恤存問絡繹不絕多給衣襖務令溫暖眾皆感泣不敢憚勞以勤王師不至時令挑戰以示敢敵然可用者獨有衛士三萬爾每出師數百人雖多獲級以歸

然已十失五六矣至是所亡已數千人南壁惟字乃字號二樓最危時濠池已爲高陵賊既逼城旁近七八樓爭發矢石動以千百計既非受敵往往虛棄或止之則眾指爲奸細而殺之賊伺城上消息射者甚眾給賞官皆應給不辦又樓櫓之屬爲矢石所壞換易不及每一柱一板率厚賞給募人既而有中礮而碎首者有流矢貫之於柱者人皆莫肯施工不得已逼使之或請以甆石壘壁可免換易從之頗亦爲便既而灰棚多爲礮石所損因以布囊貯糠爲藉其下即用火牛車以備雲梯之來有獻撞竿者其制用長木數丈上施橫木數尺下



三朝北盟會編 卷之六十六  
以鐵作軸雲梯之來迎擲之應手急放則梯可倒急攻之際嘗用之壞其二梯殺賊千餘至是時撞竿不及賊因就其上以長竿引火燒樓櫓糠袋及火牛車不可嚮邇頃之賊稍登城有執盾者禦之乃下是夜緩攻

礮中金人金牌將劉安

通津門發礮中一金牌將初傳以爲王<sub>炳</sub>既而聞之曰

金人謀臣劉安也奏捷於上喜命以武功大夫并金帶賜監礮使臣

上問劉延慶事勢如何延慶邊人習知攻守乃奏大臣謂城不可破者皆欺罔朝廷今日之事可謂危矣又言大臣奏捷於上大抵守禦獲勝僅能自保一或不勝則如之何哉何賀之有

三朝北盟會編卷之六十六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之六十七

朝散大夫兼荆湖北路安撫司叅議官賜緋魚袋臣徐夢莘編集

靖康中帙四十二

起靖康元年閏十一月十四日乙巳盡十六日丁未

知淮甯府趙子崧牒檄順昌府等處勤王并備坐蠟彈報諸州又募齋蠟彈奏狀

牒曰恭惟太祖皇帝創業垂統救斯民於五代塗炭之中二百餘年間恩浹骨髓今天子孝慈恭儉視民如傷夙夜講求盡復祖宗法度將以便民近者邊境失備虜賊再犯京闕尙未退師天下之所痛心兼聞虜騎所至



惟務殺戮生靈劫掠財物驅擄婦女焚毀倉屋產業意欲盡使中國之人父子兄弟夫婦不能相保狼狽凍餒歸于死地以逞其無厭之心遠近之民所共憤疾况朝廷信賞必罰此正豪傑奮發上報君親下保室家之時當所身兼臣子情同休戚朝夕究心不敢少甯須賴鄰境犄角輔車協心戮力以捍賊勢以藩王室近奉密詔許結集義兵人自爲戰節鉞以下並以充賞請諸郡體國事不可緩公文到日各懷忠憤多方措置廣行招集或素著信義爲眾所推服或武藝絕倫謀畧可用或膽勇敢死不論民軍出家子弟等務在存恤激勵使人人

自奮知上尊君親下保家室力圖富貴免殺戮虜劫之患轉禍爲福其功甚大候見得人數關報當所以憑遣官部押使喚其立功等第申奏推恩必不虛示右牒順昌壽春府蔡舒蘄黃光州信陽軍請照會協心戮力母懷異意共圖國事仍希先以如何施行公文回示

又備坐所准蠟彈指揮報諸州牒曰今月初二日准樞密院差人齎到劄子奉聖旨見今金人圍逼京城裏外軍民悉力守禦正賴諸州軍糾集軍兵及民間強壯等人速來應援平時被受國恩當危急之際坐視不救豈臣子之義今特遣人間道馳諭候到疾速率眾不限里



數星夜前來直至都城下聽候指揮今來南道都總管張叔夜率先勤王才到第一日除延康二日除資政三日除樞密院簽書今諸路等州郡若能遠來勤王不拘官職尊卑亦當依此推恩仰諸路并諸軍限指揮到立便遣人徧諭前路互相關報於本路帥臣或監司或郡守應懷忠顧義能效臣節奮力爲國之人即以便宜速行團結軍兵及糾集民兵等星夜前來勤王其所用糧食盤纏等仰監司州縣逐急權那應副雖於法有礙亦宜支用如官司委爲闕乏即委曲說諭上戶權行假借候明年與量免歲賦之半今旣團結兵衆有能糾率善

部轄之人自當便借付身公據補官名目以爲激勸緣所差人旣獨身潛往即難爲更齎上件文字仰諸主職者體認此意以便宜補授如白身人文官自迪功郎至宣教郎武官自副尉至從義郎各隨第借補候到闕給告正授若有官人亦當加借今劄付陳州准此右當所備錄聖旨在前除已火急依應聖旨措置施行外須賴鄰近諸郡協心戮力共濟國事今牒順昌壽春德安府蔡廬光蘄黃濠州信陽軍請火急遵依聖旨指揮施行仍請貴郡體國不可少緩以失機會公文到日各懷忠義多方措置疾速團結施行又將招集到人關報當所



三朝北盟會編 卷之六十七  
三  
希以如何施行公文回示

臣今月二十三日開封府百姓陳貴到府稱奉差同張元齋文字至本府及蔡蘄州內張元將帶文字不見陳貴不知處分何事臣所遣統領官趙安十一月二十三日押團結軍民六千餘人前去尋訪張元不見遭賊馬衝散縣尉二員不知存亡本府自十一月二十五日後來四郊日遭警劫屢至城下堅壁固守上下一心竭盡驚力諸縣及順昌府蔡州縣鎮皆已殘破臣誼兼臣子情同休戚日夕痛心伏乞別降密詔庶幾遵奉臣聞近郡賊騎多以潰卒爲鄉導若朝廷那兵來京畿近郡勦

除討虜以斷糧道其利甚大臣聞胡直孺在黎陽杜常在穎昌范訥馬忠在南京伏望聖斷責使効命毋令端坐觀釁臣見多方措置守禦謹募到百姓張澤隨陳貴前去伏乞聖察回降指揮

康王同門下侍郎耿南仲起兵於相州

中興日歷曰康王在相州磁州相衛邢洺等州百姓土豪皆詣轅門乞募民兵王以奉使出未得旨不敢擅起兵且已遣介齋蠟書奏陳河北事宜及軍民之情是日門下侍郎耿南仲自衛州至相州初虜騎逼京城遣執政出割地南仲與虜使王訥同行至衛州人不納南仲



宿城外聞康王在相州即夜馳至不復言割地事乃詐稱面奉皇帝聖旨盡起河北諸郡兵入衛王曰茲有名矣乃牒南仲連銜出榜起兵時南仲以門下侍郎出有堂吏數人隨行故行移皆稱上意於是相人之豪俠者日踵王府有李秀才者上書盛稱南平李氏平羅蘭氏鶴壁田氏三富族乞召募民兵所用器甲所齎錢糧乞不從官給人人自備王令呼上書人李秀才商議南仲伯彥召到李秀才具說三族者未易致須以酒帛差官禮聘以來之若肯來願與接坐庶使肯出力南仲伯彥乞王從所請乃遣安陽縣巡尉齎酒幣以往仍以文檄

勸諭巡尉既往遂招三族子弟來伯彥待以賓禮既退李秀才者復通謁且曰諸人各願聚三千人仍不煩官中贍給各自備錢糧器甲每家只乞請空名補官牒三百道仍每家子弟便乞五人名且於內差四人充營轄所貴三千人有所統攝乞差一名本村巡檢所貴各家發遣三千人後本家有本村巡檢彈壓緩急可以驅使人戶以禦盜賊伯彥稟王乞量與應副於是逐家子弟各借補進義副尉三人給帖差充部轄民兵借補承信郎者一名給帖差充本村巡檢三族戶頭各借補承信郎每人請空名官牒二百道去



十五日丙午大雪駕亦登城三軍鼓舞開萬勝門載樓門  
縱民樵採

割地使聶昌至絳州絳人殺之

宣和錄曰先是十一月金人長驅駐軍懷州不行者十  
餘日乃遣太師王訥楊天吉持誓書來朝王訥楊天吉  
云兵已臨大河去國城咫尺間兩國戰爭累年生靈塗  
炭之苦比緣小人用事起此兵端今欲休兵講好以誓  
書遣臣等來復兩國之歡好止求割故地以河爲界上  
不得已從之王訥曰今蒙陛下敦信許和議乃兩朝休  
兵之幸然未知陛下遣何人報聘上曰待擇人訥曰春

時議和還師以三鎮爲約陛下遣張邦昌路允迪割地  
皆臨時驟進銜命而往果見中沮遂有失信之事所以  
至今傾國而來蓋理會今春不割地失信公事也今陛  
下不輟左右親信大臣一往若如前舉必不取信金國  
訥等無固必看陛下如何耳上命唐恪等議遂以門下  
侍郎耿南仲同知樞密院聶昌聘焉是月二十三日受  
命昌入對曰陛下委臣使事臣不敢辭但臣短見深恐  
許和割地之後金人失信復來臨城臣若只傳國書實  
爲無益且兩河之人素勁至太原守孤城經年既破而  
復守人人死戰者蓋不負祖宗積德之靈陛下恢復之



三朝北盟會編 卷之六十一 六  
志耳。今也下太王遷邠之令，用保生靈，恐彼方之民深戀國恩，不忍削髮左衽。從夷狄之國，則未必可號令也。萬一號令不從，則臣必爲金人所執，不能爲陛下努力。則臣死不瞑目矣。臣若詣軍前議事不成，戎兵南渡，乞以便宜分遣徽猷閣直學士參議官劉岑朝奉大夫幹辦官滕牧分路催勤王之師入衛，亦臣區區之願。上曰：甚好。當降指揮。昌曰：降指揮必喧傳，傳則漏泄。漏泄則事不成矣。只乞陛下密計。淵衷上遂命取黃絹御書賜昌曰：聶昌議和不成，戎師南渡，可取晉絳路入京兆，率諸路人馬入衛。王室劉岑、滕牧取嵐靈路，催起陝西等

路勤王軍，依奉使法。內滕牧與直除秘閣體念祖宗社稷，朕不敢私靖。康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御押付聶昌。是夜昌同官屬出宜秋門宿瓊林苑。明日啟行至望京橋，逢游騎二十七日至永安軍。孝義橋遇粘罕中軍，約明日相見。粘罕隨行立閣門。明日盛甲兵之衛，接見使人。其閣門舍人止曰：撤傘用膀子贊名引見國相。昌曰：國相金國何人也？舍人曰：宰相元帥。昌曰：旣爲宰相元帥，乃金國之臣也。昌亦南朝大臣，止當以敵國臣子客禮相見。豈有南朝大臣臣禮見大金臣子乎？舍人曰：樞密不畏死。昌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死不足畏，節不可



屈爭之移時粘罕既不能奪乃以客禮接見於氊帳中往反議論者終日粘罕云我兵已南渡且到城下候樞密割地回日方旋師蓋以南朝曾失信也昌曰皇帝仁聖未嘗失信於天下頃以童貫王黼苟利忘義失信大遼致今日國家有意外之難非國家失信於大金也且國相今春歆誓結和勒兵不渡今復背約南侵非失信耶粘罕曰不敢廢和議止候得地昌曰被命而來不敢輒易若國相兵不北還昌雖死地亦不敢割粘罕大怒入後帳中約退昌昌歸館不給食者一日加甲兵圍其舍二十八日以太師楊天吉擁千兵館伴昌往河東以

太師王訥擁千兵館伴耿南仲往河北二十九日昌北行不得復見粘罕班閏十一月初四日至澤州昌召參議官劉岑幹辦官滕牧出臨行親賜御劄具說前降之語曰當與公等誓死成事是夜召大金館伴太師楊天吉曰國相待昌之還方肯歸師臣子之心急于星火柰以道路遙遠莫得疾速欲分遣屬官往東路昌自行西路會於河中不二十日之間此事定矣庶得國相早肯班師楊天吉等謹諾遂分遣戎使王敵郭天信以五百兵館伴劉岑滕牧往河東楊天吉親伴昌行其議遂定明早分路而行十二日昌至絳州城下門不開郡官逃



盡惟有監倉趙子清者領州事郡人聞退地大怒出兵掩殺昌

遺史曰聶昌往河東割地而劉岑爲之副與虜使偕行至絳州知州通判皆已棄城走城中以宗室子清權知知州事昌令岑與城上語且將告以人主在圍城中憂危不安宜速割地以退金人之兵岑許之至城下問守者爲誰子清曰知通皆棄城走百姓無依謂子清爲國家宗族遂眾推子清權知州事公是朝廷官安得與虜人同行得非欲割絳州以講和乎岑曰聖上方危而不安君能割地則割地以紓朝廷之急如不能割地何不

起河北之兵勤王保衛社稷絳人怒昌割地而喜岑之辭直子清乃率百姓攻之執昌同虜使皆殺之岑走陝西

張師雄詣都堂論當用厚賞重罰以激勵將士

遺史曰金人連日攻城其勢危甚將士出戰者酬賞太輕故人不用命師雄因叩宰相何杲馬前大呼曰有已見破敵利便乞詣都堂取稟杲馬上呼曰請赴都堂相見師雄入至都堂取稟杲叉手歛身問有何計策師雄曰敵人晝夜攻城不休相公以爲安乎爲危乎杲曰可謂危甚曰相公料京城可破乎不可破乎杲蹙額曰此



不必言也師雄曰今日之事別無奇謀秘計可以退敵  
惟有不惜重賞傾府庫以賞將士激起其貪金帛官爵  
之心乃可以破敵耳梟曰賞非不厚也師雄曰今日之  
賞不百倍不可謂厚因出劄子大畧言方今天子坐圍  
城中非鎰銖毫髮計功頒賞之時前日統制高師旦以  
血戰而死朝廷何惜捐黃金數百兩銀數千兩絹數百  
疋以賜其家并錄其子息盡與師旦見任一般官爵仍  
賜第宅祿廩以贍養其屬則統制將帥不患不戰矣又  
如軍兵出戰果入陣交鋒但不是怯敵逃走之人則犒  
賞銀絹其有獲級者每一級別賞銀百兩絹百疋不爲

多也用銀一千萬兩絹一千萬疋可以獲十萬級信能  
行此不惟軍兵出戰爭功雖百姓亦不惜命而往矣其  
間應得官者仍第等授官彼亡歿者往往是先登効命  
之人亦依獲級例支銀絹賜其妻孥有竭力鏖戰以死  
者厚以金帛旌別之寵賁其英魂官其子孫則軍兵不  
患不戰矣又軍兵平日饑寒當今日用人之際以單寒  
之身暴露在風雪中誠爲不易緩急敵人攻城欲其盡  
命以相拒不亦難乎請括在金質庫戶每家出備十人  
綿襖綿袴襪衲襖衲襪除鞋外並不得用麻如敝損不  
堪及綿薄之類皆重作行遣一萬家可得十萬人衣服



溫暖如此然後軍兵樂戰而忘死矣師雄亦開質庫願先倍於眾人出備二十人衣裝然將士之心可以利動出金銀錢絹於諸門上堆垛揭榜云犒賞出戰將士之物應受賞者日下支給此蓋狙公賦芋朝三暮四之法用得其道可以得人之赤心人心不患不勇矣且金銀錢絹在今日不足惜萬一防守疏虞雖一撮之土一勺之水一寸之草皆爲敵人所有以此思之傾府庫激勵將士誠爲長策假是日用銀十萬兩絹十萬疋一歲計之不過三千五百四十萬疋兩耳國家府庫儲積幾二百年豈不能支數年之用又豈有積年受圍不解之城

大抵有功則有賞將士有功則敵人滅數敵人滅數則必無增添之人以數計之府庫未盡敵人滅無遺類况宗室戚里權貴與形勢富豪之家不可勝數或圍閉半年不解則人人不惜家資必盡出之以助國家賞戰士此何疑哉桌讀畢大笑曰平常之論特厚賞而已誰不知雄曰天子坐圍城中憂在旦暮宗廟社稷危如綴旒若不用百倍之賞激起將士之心何以退敵願相公毋忽若此策果行然後第二策可以兼行矣桌問之師雄曰厚賞既至不可無重罰以督責之如出戰不用命或見敵先卻當先戮其妻孥使其親見之然後斬以徇眾



則人人知慕爵賞而畏族誅雖怯懦者化而爲勇鷲矣  
梟曰賞罰者有常典皆不宜過師雄曰今日乃非常之  
時不可以常法治不用不妨但恐後悔無及耳梟曰待  
容理會師雄曰事急矣不可待也今日國家宗廟社稷  
兩宮至尊后妃嬪御儲王帝姬及滿城數百萬生靈皆  
寄于守城官兵之手若進戰則俱存或退那一步則禍  
變有不可言者相公試觀諸軍兵除隨身衣裝不得溫  
暖外有籍在否天下國家宗廟社稷之重付之於無所  
籍在之人其利害輕重不同遠甚在彼者利害既輕責  
其宣力効死不亦難乎師雄每思至此心寒膽碎若能

以厚賞激其戰心使人皆有希覬富貴之路則彼此有  
所顧藉不患其不効力矣願相公以兩宮至尊坐困圍  
城爲念不可以邊陣將士立定賞格爲比梟曰甚好謹  
拜教便當施行師雄遂退

榜揭示捕虜賞格自獲酋長至小番各有差

上命以武功大夫空名告一道並金帶一掛於待漏院  
側募人能捕戮金牌將一人者給之揭示賞格自獲酋  
長迨小番等賞各有差

姚友仲奏兵旣不用金人攻城益急乞遣使議和爲便  
先是金人初至闕下姚友仲與諸將議擊之便幸其遠



來賊眾必疲方到未成陣者選精兵六萬出四門分布乘勢而擊之出其無備眾必潰亂有可破之理至此日復一日賊勢愈盛援兵不至士氣沮壞雖悔無及時唐恪正主和議恪不信之迨賊攻城既急罷唐恪相何桌友仲料賊有可和之理乃奏劄請和是時何桌復主用兵且料賊兵糧不繼不日就擒恪雖主和議而未常決桌雖主用兵亦未常用是以友仲丁特起之奏俱不得行要之恪謬而無斷誤於前桌剛而寡謀誤於後

李擢降兩官盧襄落職宮祠

是日金人填塞南壁護龍河李擢不能覺察降兩官初

上城以爲束懸以鐵盆然火照城外更備守視賊渡河箭礮俱發故賊不能至及擢守南壁防備廢弛或夜不燃火疏閤故賊得乘間塞河遂逼城劄寨攻城愈急金人攻東水門聖旨宣化門東濠河內賊兵絞棧盧襄臥疾全不措置不自請罷滋長賊計可落職與宮祠李擢喬帥中坐視賊兵進棧濠河中三分之二顯見守禦無方各降兩官爲弛慢不職之戒

遷史曰見李擢降官而後知京城當陷七日守城之罰太輕不可以行威於人矣

十六日丁未駕幸南薰門



是日雨作泥深金人於陳州門近東填壘濠池於皮洞  
子內負土矢石不能入

詔許人輸財助國揭示賞格

以田灝劉韜爲南北壁提舉官

初中書舍人李擢爲南壁提舉官給事中安扶爲北壁  
提舉官擢於城樓上修飾坐臥如宴賓館日與僚佐飲  
酒烹茶或彈讌或日酣醉守禦使孫傳王宗澆宰相何  
桌皆知而不問惟將士莫不扼腕者本壁統制官何慶  
源告擢敵人以束板壘橋渡河橋將成矣請如北壁於  
城下用鑿車弩施大箭射洞屋使洞不能藏人則橋不

成擢不從故濠不數日而填成是日上幸南壁見護龍  
河填壘已盡又知北壁亦填壘甚憂之張叔夜曰臣願  
率眾出城以計破之若徒守空城則天下事去矣上堅  
不從乃以李擢安扶全不介意罷之降擢兩官以田灝  
劉韜爲南北壁提舉官



三朝北盟會編卷之六十七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之六十八

朝散大夫充荆湖北路安撫司叅議官賜緋魚袋臣徐夢莘編集

靖康中帙四十三

起靖康元年閏十一月十七日戊申盡二十三日甲寅

十七日戊申金人使蕭慶同馮澥入城議事

先是馮澥奉使粘罕理會三關事至懷州界逢金人館伴劉思蕭慶云已遣使往汴京請畫河爲界三鎮更不須理會至是金人獨遣馮澥同蕭慶入城請上出城欲議盟誓不從再遣蕭慶來請太上出城又不從許宰執



親王出城亦未發

十八日巳酉太學生丁特起上書乞早決用兵議和之計  
十五十六日兩日金人攻諸門愈急朝廷至是猶未有  
用兵意但使命往來士庶莫測其故張叔夜以身爲樞  
密而制不由已乞罷簽書樞密止帶南道總管領南道  
兵不允叔夜當召范瓊李質張仙裴淵濂造王瓊折彥  
文何仲剛張撝等來日午時上城議事及期皆不至上  
詔叔夜曰聞卿檄召諸將莫是欲出戰否如欲出戰幸  
先示及叔夜意沮丁特起知其事滴淚沾衣乃上書乞  
用兵議和之計早決無淹延不斷養成夷狄之患書奏

不報

金人攻城愈急

金人之攻城也先以礮擊東水門外二拐子城冀擊壞  
之作斜道登城半月城堅而不壞又以雲梯對樓攻其  
門東水門舊無重門敵樓又城隄无濠易爲攻擊都大  
提舉守禦劉延慶臨其上設重樓嚴備又以樞密副承  
旨王瓊統麟府勤王兵千人爲策應金人攻擊十五日  
礮石積城下高丈餘殘傷金人幾萬人方移攻宋門提  
舉官王時雍守具亦備對樓雲梯至每以木衝倒仆死  
者無數統制李質率眾殺獲亦多次陳州門金人以洞



屋負土填濠城上以大石礮擊之皆不能壞朝廷募人  
焚鵝車洞子賞絹二百疋銀五百兩白身補秉義郎有  
官人轉七官統制招討盜賊濠造每率士焚洞屋火起  
輒爲敵人所滅城上守陴者惟患礮有閤門宣贊舍人  
孟庾者自河東太原陷而逃歸獻言孫傅曰太原提舉  
弓箭手吳子原結大繩爲網每五十步爲一片一長竿  
張之得十片足以禦城下礮石傅以其言誕妄而不信  
金人初至城下先採濕木編洞屋以新牛皮蒙其上戴  
之令人運土木以填濠次伐大木爲敵樓雲梯火車又  
礮石爲礮座尋碑石磨石石羊石虎爲礮欲攻之所則

礮座百餘飛石如雨擊守禦之卒多死傷金人填濠既  
畢乃運五對樓過濠而攻城城下列礮座二百餘所七  
稍礮可施五十斤之石撒星礮每礮座可施石數塊並  
發又以彊弓弩千餘助之城下矢石如雨使守禦者不  
能存立然後推對樓使登城每對樓載兵八十人一對  
樓登城則引眾兵上其疊樓之法先用木牌次水次用  
薪次土增覆如初矢石俱不能入雲梯之制高於城以  
繩貫竹木似梯而彎其上下施平板板上小龕蒙以牛  
皮可置數人以掘城又其下輪軸即鵝車也箭所不能  
入此金人攻城之方畧也



石茂良避戎夜話曰金人攻城之具又有火梯雲梯偏橋鵝車洞子。兵法謂木驢也撞竿鈎竿之類火梯雲梯皆與虛棚樓櫓齊高亦有高於城者皆可以燒樓櫓雲梯偏橋可以倚而上下三物皆用車軸惟行此惟撞竿用大木長可數丈者又用橫木數十串穿兩下留手把處可以致力頭以鐵裹或安以大錐鎗或安以托鐵鈎頭皆可也每一樓橋子上常置撞竿三兩條俟其火梯雲梯至城下則徐應之不必驚擾既撞定梯橋則眾手用鐵鈎鈎定進不可前退不可卻則火自焚梯橋亦壞人亦墜地矣萬一撞竿不中則用狼牙鎗手礮長鎗守禦之亦

不能止惟當縫得入通津門拐子城每日賊人攻打前後共壞火梯雲梯偏橋鵝車凡數十座皆此法也洞子可以治道可以攻城其狀如合掌上銳下闊人往來其中節次續之有長三十餘丈者上用生牛皮鐵葉裹定內用濕氈中用大礮矢石火礮皆不能入治道則欲安礮并推火梯雲梯偏橋之類攻城則欲取土透城皆不足懼也兵法之禦洞子用鐵蒺藜垂下而勾之其法以熟鐵闊徑寸長一尺二寸四條縱橫布如蒺藜形鎔生鐵灌入其中央重十五斤安其鼻連環擲勾訖以轆轤拗上洞子若洞子皮并泥勾不著即舉速放火炬灌油



燒之又有用天井者。敵人用洞子穿地道來返於地道上直下穿井以待之。積薪草安井中加火薰之。或有用火礮納於其中則敵自焦灼。又有用遊火者以鐵勺盛火加脂蠟毒藥懸繩下燒薰穴中攻城人。又有用燕尾炬者縛草分爲兩歧如燕尾狀以油蠟灌之從高垂下騎洞子燒之。此禦洞子法也。撞竿至則作鐵連環并屈桑木爲之用索相連撞竿頭連以鐵錚竿頭於兩旁令壯士牽之鈎竿至行用栲栳乘其鈎亦令壯士牽之乘勢猛放則竿與人俱倒礮架最難制禦金人礮架四旁並用濕榆小椽密簇又用生牛皮并鐵葉裹定鷓鴣頭

火不能入其礮有七梢五梢兩梢三梢旋風虎蹲等礮內七梢可以至遠其次或放雙礮姚友仲先於樓櫓子上受敵處厚縛虛棚上作羅字網并下擺糠布袋濕馬糞又於城頭馬面上懸濕榆柳木篋籠格檣帷幔然亦可以遮礮石也城下地廣安礮多地狹安礮少最爲受敵七梢礮法用二百五十人拽梢長三丈礮放百斤力可至五十步此梢式也今造到七梢礮多不如法梢短三尺餘故施放雖速百斤亦不至五十步每安一七梢礮兩日然後畢功又旣安定之後不可移若用軸脚旋風城上尤便其虎蹲皆近城可用礮中利害尤多尤宜



熟講拽礮之人必令闊步高擡手於搭手處每繩一結升時可致力或遇雨雪不致手滑繩不可紊亂嘗令齊整礮與頭欲相稱礮窩繩欲短短則礮手不費力而能至遠不可不知也十九夜敵人安礮五十餘座城上雖有虛棚人皆不可存駐斃於礮者日不下數十人姚友仲到宣化門之二日恐敵人有礮首議幫築城身之法視敵樓子遠近築城面闊一丈二尺五寸脚闊二丈五尺高五尺四邊皆有虛棚女牆復於其傍置兩小門如城門法萬一敵人上城賴有限隔可以迎敵不幸爲提刑秦元所沮又姚友仲措置南北拐子城拐子城勢皆

捍禦水門者也姚友仲於拐子城上別造兩圓門計拓馬面三十步許甄砌成中間開一小圓門干戈板闌下如城門法四面置女牆迎敵皆自圓門出萬一敵兵厚重則圓門放下干戈板又是拐子城也甄城下闊五尺高一丈二尺五寸不日告成通津門兩拐子城正是受敵處守禦有方終不可破皆姚友仲力凡守拐子法務要人少肅靜可以應敵友仲首到南拐子城便令畫拐子圖除兩廊每門兩水守路空板外鑰匙頭敵樓上虛棚凡三層正是受敵處每門不得過十五人弓弩鎗刀斧手相間分作三番晝夜輪轉更其勞役使得休息萬



一敵人不測侵犯自有備禦兵法陷馬坑長五尺闊一丈深五尺坑中須埋鹿角木鎗竹籤其坑似亞字相連狀如鈎鑷以草及細土覆其上今坑非特不能陷敵又且自陷殊可笑也凡兵披城下寨人必精銳曾經行陣者蓋城之存亡在此數百人豈可輕舉今披城退走者皆是諸州保甲弓兵其失陷盡如此兵法載攻城之具甚多所載者皆金人欲用之物城上統制官皆庸人武夫如古守城器具分步法往往皆不甚深曉如轉關橋木弩行爐油囊之類皆典籍所載畧不聞按圖施行僕嘗獻議皆云久在邊陲素不識此初縛虛棚時姚友仲

多備濕檀濕木及舊衲襖蓋防敵人有火箭火礮也幸而敵國不善制此二物僕嘗建議於東壁欲擇使臣善射者一百人班直三百人子弟所二百人各授以火箭二十隻常箭五十隻每一火盆內燒錐十箇供二十人射者並分布於受敵五樓子上至四鼓初每日敵人多番休息之時蓋金人睡必解衣不喜夜戰乘此之時擊鼓一聲爲號火箭俱發凡五百人各二十隻以數計之五千火箭也其火箭絕繼以火礮蒺藜礮金汁礮應礮齊發火礮繼之絕後又以草礮用草一束以竹篾三繫之置火其中以助火勢火既盛敵必倉惶救火然後用



常箭射之各五十隻五百人則一萬五千隻也矢石如雨賊寨必亂繼以敢戰之士五百人乘勢折橋礮座既壞則橋亦可毀惜乎爲副將張宗顏怯懦誤事計欲行而中沮

丁特起泣血錄曰金人造火梯雲梯偏橋撞竿鵝車洞子之類火梯雲梯偏橋皆與城上樓櫓相高亦有高過於城者火梯則可以用燒樓櫓偏橋則可依城而上皆有軸運洞子可以治道可以攻城狀如峻屋可以燒樓櫓雲梯偏橋上銳下闊人往來其間節次續之有長數十丈者以圓栢木交互上用生牛皮鐵裹內用濕氈中

開大牕矢石火礮皆不能入于治道則安礮推梯櫓之類攻城則要取土透城其機巧如此

十八日己酉金人攻東水門

賊侵晨以火橋三置火其上相繼攻東水門拐子城搭材四人鋸斷橋以水沃火用撞竿折其梯墜者甚眾三搭材人皆死

幹離不復遣使詣朝廷

使人來云南朝許割地約和而失信今欲盡得河北河東之地然後罷兵可先割兩路地次執不割地大臣送軍前再議和好又曰某傳太子台令告南朝曰金人事



至不得已則不過太子國相死於城下南朝事不得已則爲之柰何幹離不之意恐城堅難拔而天下援兵至蓋以此言脅朝廷也

十九日庚戌知樞密院事曹輔尙書左丞馮澥宗室節度

使士誦使於金國軍前

士誦仲忽長子也

宣和錄曰先是粘罕軍到青城遣奉使知樞密院事馮澥引蕃官蕭慶楊貞撒盧母孛極烈來使慶極桀黠有口才楊貞撒盧母語簡而峻撒盧母乃女真人其酋所親信者再差莫儔高世賞館伴次日引見上殿慶等力陳本朝失信事謂於三鎮已許了兵纔退便不肯交割

今雖是畫河國相元師須要與皇帝會盟方退師上令儔宣諭曰三鎮非不交割自是三鎮兵民不從因而差使告大金覓三鎮之地卻計三鎮賦稅增作歲幣本非失信慶又奏云大金搜得貴朝詔書言祖宗之地尺寸不可與人上宣諭曰此乃前日臣僚獻議已行貶竄自有國書回元帥且煩太師諸人主張和議必不相忘虜使退即至驛授書辭去又數日蕭慶等再齎粘罕幹離不書來堅請皇帝出城會盟不然即圍城之兵決不解攻城之具決不退未攻城前車駕若出城二帥當執臣子之禮若城破後更無相見之禮若謂使人言語太過



即請斬之使人不惜一死此事乃是貴朝社稷事儔等皆答曰此事恐終難允從至遣李處權充送伴使吳德冲副之閏十一月十四日粘罕斡離不復遣蕭慶楊貞撒盧母同李處權等來使先與儔等相見曰奉賀這回好公事且喜早了得當國相元帥皇子元帥云皇帝不肯出莫是疑否儔答曰亦何所疑只是事體不順慶曰國相元帥皇子元帥來時令慶等奏知皇帝更不必車駕出城只要大臣計議近上親王爲質便待退兵候兩路割地了畢即送親王歸儔等即時奏知皇帝蕭慶等又言來時元帥云陳州城濠已填了三分之一長一里

許有攻城器具二百車並未令推向前如依得書中所言十五日放慶等回和議便定不然二元帥云亦不顧慶等三人一面攻打若一個軍人登城更無商量遂引見至殿上即奏曰免煩聖駕出城只要何桌出城議事桌色變上亦不許宣諭使曰待遣大臣馮澥曹輔前去又請上皇皇帝太子越王鄆王爲質上宣諭曰朕爲人子豈可以父母爲質如太子方數歲如何到得軍前撒盧母奏曰這事也有商量如上皇皇太子不須出去只詔親王二人出城爲質上宣諭曰待遣近上皇屬出城蕭慶等又奏曰議事非僕射何桌不可如馮澥曹輔



皆衰老怯訥元帥決不信其言上宣諭曰馮澥曹輔皆忠實大臣朕所委任軍前有事但與商量慶不以爲然莫儔高世賞請對力陳虜酋已不敢仰煩聖駕出城其心頗回極不易得如宰相親王不可不遣且如幹離不前次到城下要宰相陛下即遣張邦昌要親王陛下即遣康王肅王今兩軍並薄城下粘罕凶悍有謀又非幹離不之比豈可不遣宰相及親王恐貽後日之悔蕭慶曰館伴且須催貴朝遣親王早出城若更遲回恐悞大事至驛上降內批付儔等令再三說諭使人本朝宰相只一員每日處畫朝廷事務應副軍前不可闕官已遣

輔臣馮澥曹輔去諸事自可商量莫儔高世賞委曲設辭喻曉慶等曰須得何榘並親王出城事便了兵便退不然決定攻城若城破之後不知大臣做得大臣親王做得親王麼慶等此後更不復來矣楊貞又索干戾人儔答曰皆已竄貶嶺海不知存亡慶遽止之曰在此間者猶不肯遣况干戾人乎授書相別次日朝廷遣樞密院事曹輔代宰相宗室節度使仲溫士諱代親王出至軍前粘罕但置酒三行便送馮澥等歸不交一談自此攻城益急晝夜不息

遣史曰先是朝廷屢遣使請和而李處權借司農少卿



嘗使于軍前粘罕斡離不佯許和且請親王出使處權  
反命上甚喜復欲遣處權行乃曰若和議成當除卿簽  
書樞密於是執政恐處權之成功也乃建議遣曹輔馮  
澥而以宗室士諱代親王行出城粘罕使問親王名諱  
曰士諱粘罕曰既是親王何不與皇帝連名答曰人臣  
不敢與皇帝連名粘罕曰燕王越王以下皆與君連名  
士諱不連名詐也或告粘罕曰士字號宗室耳詐爲親  
王也粘罕怒攻城益急

靖康後錄曰是日虜邀親王宰臣議和何奩留之不遣  
奩書生好誇大不諳機會惟取謀於兄棠棠亦碌碌無

過人之謀奩日於都堂飲醇酒談笑自若時復一謳柳  
詞聞虜要浩瀚奩方半酣搖首曰便饒你漫天索價待  
我畧地酬伊聞者大驚

靖康遺錄曰是時何奩專主戰議羣寮詣東府見奩坐  
定奩云二酋請和不亦急乎少尹李平西答曰因其所  
請而許之不失爲威重何奩搖手良久屈指數謂眾曰  
今番賊爲鵝車雲梯等我已拒之將去也計窮勢迫是  
以請和且一歲再至城下欲和事皆由彼主我得不和  
否眾莫能對又云畢竟當和但須緩耳因各罷去

二十日辛亥金人攻宣化門急官軍披城戰鬪不利多死



金人攻宣化門急欲涉河而過先有黑旗子三十餘人已登岸王瓊姚友仲率勇銳使臣數十人及西兵百餘披城下戰殺金人數人乃稍退宰相何棗亦至城上發矢石如雨金人不顧城脚下有披城戰者約六七百人金人前進欲與交鋒官軍望風退走金人追逐之城上厲聲呼官軍復回迎戰而眾已四散勢不可回隔岸金人發矢石如雨傷者有數百人自填陷馬坑而死者近百餘人虜兵大笑之

遣武學進士秦仔等持蠟書諸路告急

金人於城下環列營柵治器具攻城甚急及是遣使齎

七通官信為宗廟禱學

蠟彈往諸路召勤王兵赴闕上御瑤津亭遣秦仔往河北尋康王奉聖旨訪知州郡糾合軍民兵欲起義此祖宗百年涵養忠孝之俗天地神祇所當佑助檄到日康王可充兵馬大元帥陳邁充兵馬元帥宗澤汪伯彥充副元帥同力協謀以濟大功分命使人往陝西授范致虛五路宣撫使往淮南授翁彥國五路經制使各令提兵勤王入援白身及有官人各先授數官帶閣門宣贊舍人閣門祇候而行書詞云宜疾速率眾不限方數倍道前來南道總管張叔夜率先勤王至之一日即除延康二日除資政三日除樞密簽書諸路兵若能速來不



限官職亦當優加勸賞監司帥守能奮力殉國之人即  
宜速團結軍民以救國難其所用資糧逐急權那應副  
雖於法有礙亦許支用有能糾集善部轄之人許以便  
宜隨功等第借補文官自迪功郎至宣教郎武官自副  
尉至從義郎俟到闕給告正授有官人令加倍

樞密院劄子催諸路兵勤王

靖康總裁曰金人犯順直抵京畿虜掠居民憑陵郡邑  
雖有和議之請未聞退舍之期主上出宮禁之物御士  
卒之食軍民感泣而思奮都人鼓噪以爭前上念前盟  
未令出戰然大有難塞之欲繼生無厭之求近日於都

城四壁作雲梯鵝車等窺伺間隙攻打堅城多設虛寨  
遠置疑兵欲絕聲援樞密當職親履艱危雖上皇垂仁  
猶欲按兵而謀好然大臣仗義豈能顧位以偷安合萬  
里之幅員萃四方之豪傑乃祖乃父被聖神涵養之休  
惟孝惟忠實臣子願爲之事宜殫大節圖報上恩致號  
令之未明欲施爲而不敢如檄書到日應帥府監司郡  
守令佐悉不拘常制起勤王之師如見起發仰所領官  
併日催促前來救應京室如未有起發去處不拘遠近  
內外許鄉里豪傑遽相効率招集驍勇不限數目各日  
下推排首領前來或有散處山林團結已成隊伍許其



各申所在官司不拘軍民百姓亦許自効隨事便宜四面攻討其所獲隨事以聞自節鉞以下已有立格推恩願忠臣義士相與竭力以成大功時不可後劄付開封府關牌前路火急施行

二十一日壬子雪大作盈三尺不止天地晦冥或雪未下時於陰雲中有雪絲長數寸墮地是夜彗星見有白氣出太微垣

二十二日癸丑礮中田灝立死進五官贈待制

二十三日甲寅范瓊及金人戰於城下敗績

是日范瓊發兵千人自宣化門出與金人戰士氣甚銳

金人小卻士卒貪功乃乘冰渡河未及岸冰坼士卒驚亂金人遽臨岸迎敵官軍陷河而沒者五百餘人自是士氣益挫折

金人初攻宣化門疊道渡濠吳革往視之有南壁守禦官開安上門堰濠水三尺令盡洩蔡河開水漫漫之不從至是疊道將合始省前議而水已冰矣

金人攻宣化門

是日敵氣益銳火梯雲梯偏橋到城下如鱗次又推對樓五座盛矢石而來城上以撞竿倒三座對樓既倒城上人爭擲草火以焚之對樓木多而草盛火熾乘南風



引燒城上樓子二座火礮如雨箭尤不可計其攻甚力  
護龍河悉填疊鵝車領眾直抵通津宣化二門下無數  
步許力攻二城其勢甚銳倉卒之間王宗濇令人再造  
樓子骨格將掛搭金人望見以矢石擊之使不能措手

三朝北盟會編卷之六十八終 不月望日校已





